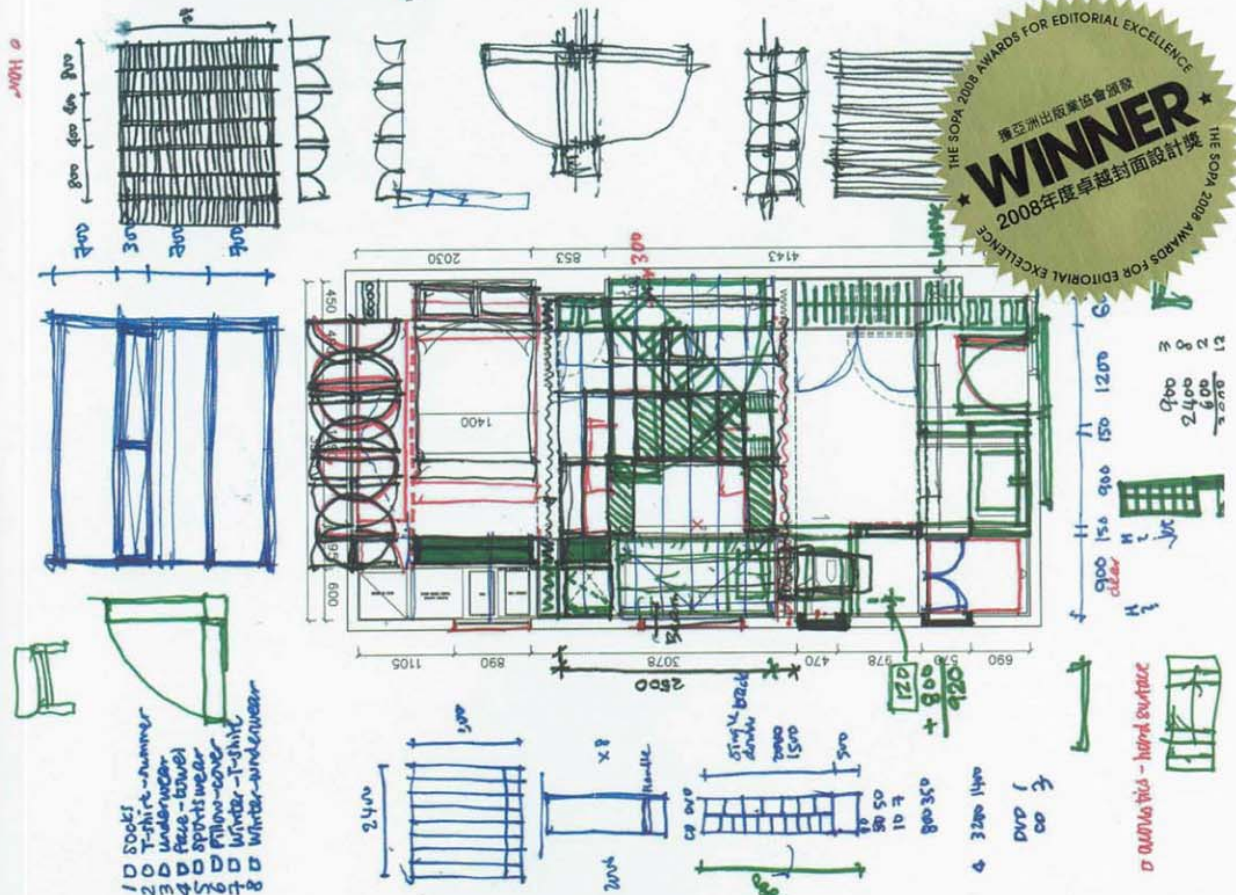


CITYMAGAZINE

號外

ISSUE 382 JUL 2008 HK \$25 NT \$100



ISSN 1024-1205
9 771024 120012
www.cityhowwhy.com.hk

想家 公屋·豪宅·帳篷
THE PLACE WE CALL HOME
LIFESTYLE SUPPLEMENT : MEN'S PLAY



01

G2:LIU HEUNG SHING

劉香成六十年中國影像工程

文：LO 圖：高遠（人物訪問）

記得在1997年，香港藝術中心的「中國四十年」攝影回顧展上，我問MARC RIBOUD，你當時如何與中國官員溝通？他說，攝影師最有利的，就是不用說話。

在沒法亦沒可能用語言溝通的年代，全世界，就憑這些「特權份子」的影像去嘗試，認識中國。這些影像，在震盪世界的同時亦震盪了中國自身。大家都會說，MARC RIBOUD是中國半世紀的忠心紀錄者（他總是因中國之名而蓋過了其他同樣很POWERFUL的作品，譬如剛出版關於68五月風暴的《SOUS LES PAVÉS》），中國攝影的啟蒙老師，但我以為，更震動中國人心的，就是大家當其時沒可能為意的——當整個家園都沉醉在大躍進大批判的年代，竟然有一對冷靜而局外的眼睛，在旁不動聲色地凝視我們……直至大家一覺醒來，回頭再看，才發現，你我曾在現場，才發現，歷史原來可以有別個角度。在「樣板現實」以外，有另一個屬於個人的主觀現實。

在MARC RIBOUD的《1957年，北京》，密密麻麻擠滿鏡頭前的中國人，竟然有三個中國人手拿相機：第一個，像BRESSION那樣爬在梯子上。第二個，半走出鏡頭外。第三個的相機，正對準MARC RIBOUD。半世紀後，如果這無名紀錄者還在生，便該展出他拍的MARC RIBOUD和MAGNUM攝影師背後的中國BACKDROP，好讓大家見到所謂「現實」的另一個視點。

六月某天，我扯著許知遠衫尾，唐突地來到劉香成在北京四合院的家，為了是翻一翻還未可買到的中國人六十年影像圖鑑——《CHINA, PORTRAIT OF A COUNTRY》。劉香成提到，在那個禁閉的年代，MARC RIBOUD其實都跟著法國官員，來了很短的時間。

在這本比百科全書還巨大的《CHINA》內，第一張也是最早的一張相片，是侯波在1954年拍攝如詩人般站在河邊的毛澤東。劉香成在序言中也說到，攝影雖然是法國的發明，是一種西方的美學，但最早期的中國攝影，拍的主要是山水風景和人物肖像，某程度上是受著中國道家美學所影響，因此當時在中國意識型態底下的所謂紀實攝影，既政治又哲理性。

我想起DAVID HOCKNEY談中國畫時說過，如果攝影是中國人發明的，會是怎樣的呢？沒人可想像到，但該不會是HOCKNEY嘗試用MULTI-POINT OF VIEW拼砌出來的PHOTO-COLLAGE吧。如果說西方由一開始主導了我們的視覺美學，那麼中國的政治卻曾經反過來推倒了西方，創造了另一種西方時髦地擁戴的「樣板美學」。所以當看見劉香成挑選的這個封面，就知道一定會好紅，特別是趕及在2008年奧運前出版。

奧運激發了很多東西，包括這本書。四年前當中國獲奧運主辦權時，劉香成便開始進行這個龐大工程——由中國人編，中國人拍攝的影像中國。與中國友好MARC RIBOUD的VISION OF CHINA不同，劉香成對中國的情意結，自是百感交雜。一如我一直都搞錯了，以為劉香成是香港人，或者他更像個PROFESSIONAL CHINESE DIASPORA。由香港出生到回鄉讀書淪為「小黑五類」，由動盪前回港到後來在美國成為第一位華人普利茲獎攝影師，由看見巴黎頭條毛主席之死後趕回中國到最後選擇回到自己的地方安老，或許，正是這種不斷跳出跳入的「游離身份」，叫這本書跟所有曾經出版的中國攝影集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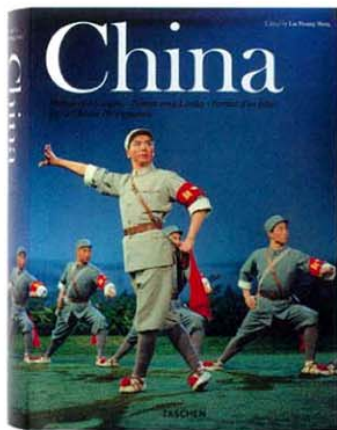
不同的視野。劉香成說，他見過大部份有關中國的攝影書，無論是國內或國外出版的，都與他所理解的中國，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別人的中國，有時是浪漫化了中國，有時是PROPAGANDIST思維式中國。

或許，之前一直沒有一個像他站在特殊位置的人，去進行這件事——用紀實影像去呈現新中國歷史。任何歷史任何記憶都是SELECTIVE，看誰是操話語權的人。官方的、非官方的、反官方的，都是我們沒法否認的過去一部份。因此在毛主席私人生活照之外，也有我一看就說，怎能在中國公開發售的六四，還有連穎兩嘛。四年來，劉香成拜訪過無數攝影師，從偏遠地方的床底下，翻出無數相片。他覺得最可惜的是，其中有幾位火紅年代的攝影師等不了這本書出版便已過身。還有經歷過牛鬼蛇神的老人家，不能不害怕，擔心把相片公開之後引來的結果。他說，過去在共產黨教育成長底下，中國人缺少「橫向批判思考」，因此那一代攝影師，並不自覺到他們的「報導」在社會和歷史層面上的重要意義和影響。

我問他，以什麼準則去挑選這段歷史？他希望這本書，能夠呈現不斷經歷著翻天覆地挑戰的中國人的本質。而最好的相片，不是由攝影師的角度而是由觀者的角度去看，每一幅相片，都有著它自身的背景文本，看它如何與我們的情感憶起，扯上千絲萬縷的關係。

2008是我重新認識中國的一年，這本四百多頁（34X26X4CM）的厚重《CHINA》，以2008火炬登山作結，也正好是我的入門課。我就剛剛才站在胡同口的門外漢——在短短十來分鐘等候應門時，劉香成的四合院門前，已經分別有三個載著中國、日本和外國遊客的黃包車停下來，導遊先生細心給他們解釋，門口兩旁的石鼓以前是怎麼用的，門前上方四個藍色的石塊是什麼云云。我問許知遠，那是四粒星嗎？代表家宅的權高位重嗎？我想像著這道門、這影像背後的SUBTEXT……

明年，是中國建國六十周年。在英、法、德版《CHINA》之後，他們打算出版補上了奧運圖片的拉丁語系版和東亞版，還有與這本書有關的攝影展。但劉香成最期待的，原來是繁體中文版。他說，這本書，最終是給中國人看的，他不希望為了獲最簡體版而不得不把內容修正。否則，他這段影像的中國旅程，便變得惹沒意思了。



02

- 01 劉香成四合院的歌裡，掛滿不少當代中國藝術家。
- 02 封面是1971年的樣板戲 (PHOTO BY ZHANG YAXIN)。
- 03 龍女與鳳2003年在江蘇蘇州舉一個大合照。(PHOTO BY KOU SHANQIN)。
- 04 1977年劉香成在上海拍的打砸四人幫的少先隊。



03



04